

精典文库 040 KLASICS



歌之版图

The Songlines

Bruce Chatwin

[英]布鲁斯·查特文 著 杨建国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歌之版图

The Songlines

Bruce Chatwin

[英]布鲁斯·查特文 著 杨建国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之版图 / (英)查特文 (Chatwin, B.) 著; 杨建国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305-07383-0

I. ① 歌… II. ① 查… ② 杨… III. ① 随笔—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9830 号

Bruce Chatwin

The Songlines

Copyright © The Legal and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of C. B. Chawin 198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NJ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8-40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歌之版图

著 者 (英)布鲁斯·查特文

译 者 杨建国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 字数 240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383-0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伊丽莎白

爱丽丝泉，街道横平竖直，灼烤在烈日之下；男人们穿着白色长筒袜，上上下下丰田越野车，一刻不停。在这里，我遇上了一个俄裔澳大利亚人，他正在为当地土著居民测绘圣地。

阿卡迪·伏尔绰克，澳大利亚籍，时年三十三周岁。

他父亲叫伊凡·伏尔绰克，哥萨克人，原本生活在顿河河畔罗斯托夫附近的一座村庄，1942年被人用枪赶上火车，整车人被运到德国人开的工厂里做苦工。一天夜里，在乌克兰境内某地，他从牛车上一跃而下，跳进路边的向日葵地。身穿灰制服的士兵在向日葵地里上上下下搜了个遍，可他最终还是摆脱了搜捕。他逃到某处，身边到处是杀红眼的士兵；遇上个从基辅逃出来的姑娘，和她成了家。两人又一起远赴重洋，逃到阿德莱德市郊某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在那里，他不单搞出了个伏特加私酒作坊，还搞出三个大胖小子。

最小的一个就是阿卡迪。

阿卡迪的脾气和禀赋根本就不适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郊区生活，同样也不适合任何循规蹈矩的工作。他的脸有点儿平，笑起来

来满脸温柔，和他步履轻盈的祖先一样，他迈着同样轻盈的步伐，行走在澳大利亚阳光灿烂的大地上。

他长着一头草黄色的头发，又密又直，热浪在他的嘴唇上吹开道道口子。他不像许多澳大利亚内陆人那样抿起嘴唇，更不会食言而肥。他说话的时候，话音中夹着长长的卷舌音，颇具俄罗斯风味。只有走到近前，你才会意识到他的骨架原来这么大。

他结过婚，他是这么说的，有个六岁的女儿。不过如今，他更喜欢独身静处，惧怕家居杂务，故而已同妻子分居了。除了一台拨弦古钢琴和一架书，他的住处别无长物。

他是行者，从不知疲倦，上路远行对他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随身仅带一只水壶，一点食物，他就能沿着大山走上好几百英里。然后，走出强光和酷热，回到家中，拉上窗帘，在那架拨弦古钢琴上演奏巴赫和巴克斯特胡德的乐曲。据他说，两位音乐大师的音乐井然有序，同澳洲中部的景物隐然相合。

阿卡迪的父母一生中谁也没有读过一本英语写的书，而阿卡迪进了阿德莱德大学，以优异的成绩取得历史和哲学两个学位，着实让二老引以为豪。可毕业后，他去了爱丽丝泉以北的瓦尔比里地区，在那儿的原住民定居点上做了一名教师，又实在让二老黯然神伤。

他喜欢土著人，喜欢看他们咬紧牙关不松口的样子，甚至喜欢他们同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滑头。他能听懂几种土著语言，也可能是半懂不懂。土著人茁壮的心智、超群的记忆力，还有求生的意志与能力令他震惊。他坚持说，他们并不是一个垂死的种族，虽然时不时确实需要帮助，以摆脱政府和大矿产公司的骚扰。

正是在他做教师期间，阿卡迪听说了在澳大利亚全境，无数条不知名的小径纵横交错，形成迷宫般的网络。欧洲人称其为“梦幻小径”或“歌之途”，土著人则称其为“祖先的足迹”或“大道”。

据土著人的创世神话，传奇的图腾精灵在大梦时代曾徜徉在澳大利亚广阔的土地上，边走边用歌声唱出他们所遇到的一切生灵之名——鸟兽、植物、岩石、泉眼——于是，流动的歌声中，世界杂然赋形。

这个美丽的神话令阿卡迪心驰神往，于是他开始记下见到、听到的一切，不是为了发表，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开始，瓦尔比里地区的长老们并不信任阿卡迪，对他的提问，他们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终于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邀请他参加最秘不示人的仪式，还鼓励他学唱他们的歌谣。

有一年，某个来自堪培拉的人类学家到瓦尔比里来，研究那里的土地所有体系。那是个嫉妒心旺盛的学究，阿卡迪同当地土著居民的亲密令他愤愤不平。他一个劲儿从阿卡迪那里索取资料，承诺保守秘密，可一扭头就把诺言扔到脑后。由此而引起的争吵令“俄罗斯人”感到腻味透了，他辞了自己的工作，去了国外。

他去过爪哇的佛寺，也曾 在贝拿勒斯^①的沐浴池边同苦行僧一起坐在台阶上，在喀布尔抽过印度大麻，还曾在以色列的合作农庄上干过活儿。在雅典卫城，地面上铺着一层薄雪，身边还有一个观光者，整个卫城就他们两人。那是一位悉尼来的希腊裔姑娘。

① 印度北方邦东南部城市，印度教圣地。——译者注

两人一起游历意大利，一起睡觉。在巴黎，两人决定结为夫妇。

生长于一片“一无所有”的土地，阿卡迪一直都梦想着一睹欧洲文明之丰碑。正值春暖花开之际，又刚刚坠入爱河，欧洲理应完美无缺，可当他离开的时候，却感到失望，感到味如嚼蜡。

在澳大利亚时，阿卡迪时常会遇到一些人把土著人视为醉鬼和低能的野蛮人，那时他会为他们争辩。可有时，身处瓦尔比里肮脏的土著居民点，他也会动摇，或许那些人才是对的，自己一心帮助土著人，或许那仅仅是任性之为，也或许纯属浪费时间。

可现如今，身处物质财富泛滥却毫无心灵可言的欧洲，他才感到故乡的长者比任何时候更加深刻、更加睿智。他订了两张回澳大利亚的票。六星期后，在悉尼，他结了婚，婚后立即带新娘回到爱丽丝泉。

她说，她梦想住在澳洲内陆。刚到那儿的时候，她说，她爱死这个地方了。可仅仅过了一个夏季，在热得像烤炉一般的铁皮房里，夫妇二人开始渐行渐远。

土地权益法案赋予土著居民拥有自己居住的 land 的权利，条件是那块土地还没有出租出去。阿卡迪为自己找了份差事：把“部落法律”翻译成联邦法官听得懂的语言。

阿卡迪比谁都更清楚，采集、狩猎，那种田园牧歌般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那种日子确实曾像一首田园牧歌。如今，能为土著人做些什么呢？那就是保存他们的根本自由，那是安于贫困的自由。或者，用更具策略性的语言来说，如果他们宁愿选择安

贫守道，至少也还要有安贫守道的空间。

现在阿卡迪一个人独居，故而更愿意在“野外”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回到城里时，他就在一家已经停用的报纸店里工作，店里的印刷机里还塞着一卷卷没有印出来的新闻纸。店里业已残破的白墙上挂满了他航拍的照片，一幅接一幅，一组接一组，犹如一条多米诺骨牌长龙。其中有一组照片拍的是一片三百英里长的狭长地带，大致向西北方向延伸，计划中的从爱丽丝泉到达尔文的新铁路就将沿着这个狭长地带铺设。他说，这条铁路将是澳大利亚铺设的最后一条长程铁路，铁路的总设计师是个恪守旧设计理念的人，曾口出豪言，称这条铁路一定要成为最棒的。

那位设计师已快到退休的年龄，更关心自己的身后之名。以往，每当矿产公司的大型机械开进土著居民的土地时，都会引发一番争吵，而那正是设计师极力要避免的。他向土著居民承诺，不会摧毁任何一块他们的圣地，故而要求他们的代表向他提供一份草图。

阿卡迪的工作就是寻找出“土地的传统主人”，开车带他们在昔日的狩猎场上驰骋，哪怕那里现在已经是某个养牛公司的产业，让他们标识出哪块岩石、哪棵白桉树出自大梦英雄的鬼斧神工。

他业已完成了一百五十英里的测绘，从爱丽丝泉直到中塘。中塘之后，还有一百五十英里等着他去勘测。

“我警告过那个设计师，”阿卡迪说，“他有点儿太轻率了。可他就想那样。”

“为什么说 he 轻率？”我问道。

“在土著人的眼里，”阿卡迪咧嘴笑了笑，“整个澳洲都是片大圣地。”

“何解？”

他正准备向我解释，这时走进个土著姑娘，手里捧着一叠报纸。她是阿卡迪的秘书，一个身体柔韧的姑娘，一身古铜色的皮肤，身穿棕色的针织长裙。一进门，她笑着说“阿卡”，可看到有个陌生人在屋里，她脸上的笑容僵硬了起来。

阿卡迪放低了声音。早先，他警告过我，土著人很讨厌白人私下里对“他们的事务”评头论足。

“这是位英国来的朋友，”阿卡迪对秘书说，“叫布鲁斯。”

姑娘咯咯一笑，把手里的报纸一股脑儿扔到桌子上，冲出门外。

“走，去喝杯咖啡，”阿卡迪说。

于是，我俩去了位于托德街上的咖啡馆。

小时候，每当我听到澳大利亚这个名字，就会想到桉油喷雾器喷出的烟雾，还有连绵不绝、无边无尽的红土地，上面到处漂浮着白色的羊群。

有个故事爸爸总是讲不厌，我们也总听不厌：一个养羊致富的澳大利亚百万富翁溜达进了伦敦的一家劳斯莱斯车展示店，对店里其他较小车型一概嗤之以鼻，最后选了一辆庞大的豪华车，就是后排乘客和司机间有玻璃挡板的那种。那位富翁一边数钞票，一边还俏皮地说：“以后再也不会会有羊往我脖子上爬了。”

从露丝姑婆那里我还知道了澳大利亚是个上下颠倒的地方。要是在英格兰钻个大洞，穿过地心，正好从他们脚底下钻出来。

“那他们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地心引力！”姑婆轻声说。

姑婆家的图书室里有本关于澳大利亚的书，我常常凝视这书里各式各样的图片，眼中无限惊奇。那些图片中有考拉、翠鸟、鸭嘴兽、塔斯马尼亚丛林怪、老人袋鼠、黄野狗，还有悉尼海港大桥。

不过，我最中意的一张照片是一家正在迁徙途中的土著人，照片中的人骨瘦如柴，身上一丝不挂。他们的肤色非常深，不过不像非洲黑人那样黑得油光发亮，而是黑得发乌，仿佛那里的阳光吞掉了所有反光，一丝也没留下。照片中的男人留着长长的胡子，胡子快到末梢时分成两岔，手里拿着两根标枪，还有一具投枪器。照片中的女人提着一只草编的网兜，胸前挂着一个婴儿，身边还跟着个大点儿的孩子。想象中，我自己就是那个孩子。

人生最初的五年中，自己也曾是个居无定所的游魂，那种感觉真神妙，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父亲正在海军服役，出海作战去了，妈妈带着我沿着战时英国的铁路线南来北往，东进西退，从一个亲戚的家又跳到另一个朋友的家。

我切身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疯狂和不安：雾霭沉沉的火车站传出蒸汽机车的嘶嘶声，车厢门关闭时的两声咔哒声，飞机单调的低鸣声，防空警报刺耳的尖啸声，还伴着刺眼的探照灯。站台上睡满了士兵，人丛中传出悠扬的口琴声。

如果说我们还有个家，那个家就是一口又大又结实的箱子，箱子的一角属于我，放我的衣服，还有我那只印着米老鼠的防毒面具。一旦炸弹从天上落下来，只需蜷起身子躲到大箱子里去就安全了。我知道。

有时候，我会同两位姑婆一起住上几个月。两位姑婆住在艾文郡的斯特拉福德，两人的平顶房子坐落在一座教堂的后面。两人都没结过婚。

凯蒂姑婆是位画家，去过的地方可多了。在巴黎时，她曾在凡

东根^①的画室干过，同一帮名声不太好的人搅在一起；在加布里岛，曾见过一位尤里雅诺夫先生戴着圆帽子在皮科拉·玛利亚岛上晃来晃去。

姑婆露丝一辈子只出过一次远门儿，去弗兰德斯，在自己爱人的墓前献上花圈。她天性朴实，乐于信人，双颊上抹着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有时，一片红潮涌现，她看上去就如同一个小姑娘一样可爱，一样天真无邪。她耳聋得厉害，我得冲着她那部助听器大声喊才行，那助听器看上去就像部便携式收音机。在她的床边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中人是她最喜欢的外甥，也就是我的父亲，照片中的父亲带着海军军官帽，目光沉静，凝视远方。

在我父亲这一边，家族的成员要么是社会的坚实支柱，沉稳、坚定，如律师、建筑师之流；要么就是目极天际的流浪汉，骸骨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堂兄查理，在巴塔哥尼亚；长着一头长长金发的达斯蒙德叔叔，消失在巴黎，音讯皆无；沃特爾叔叔，去世于开罗一家专门收治神职人员的医院，临死前嘴里还在吟唱着《古兰经》的章节。

有时候，我会不经意地听到两位姑婆谈论他们多蹇的命途，这时姑婆露丝就会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仿佛一松手，我就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她时时会提到一些名字——“上都”、“撒马尔罕”、“漆黑的大海”，听着那些名字在她的口中流连忘返，我仿佛也感到，在她的心底，原来也有个时常惹起烦恼的“流浪者”。

① 法国野兽派画家。——译者注

房间里摆满了笨重的家具，都是一个住华屋、雇仆佣时代的遗存。会客厅里挂着威廉·莫里斯设计的窗帘，放着一架钢琴，还有一只放满瓷器的书柜。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田间拔草的人，作者是姑婆凯蒂的朋友罗塞尔。

在那个时候，我最宝贵的一件东西是一只叫莫纳的海螺，那是爸爸从西印度群岛给我带来的礼物。我常常会把脸贴在它光亮的壳上，倾听海浪的声音。

有一天，姑婆凯蒂给我看了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的诞生》，之后我一遍又一遍祈祷，梦想着画中那位金发美女突然从海螺里走出来，走到我身边。

姑婆露丝从来没有凶过我，只有一次例外。那是1944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洗澡盆里洗澡时小便。寻遍世界，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受到波拿巴的鬼魂惊吓的孩子。姑婆露丝对我说：“你要敢再那么干，波尼就来抓你了。”

客厅的书柜里有波尼的小瓷像，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黑靴子、白裤子、金纽扣，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两角帽。可想想姑婆露丝画笔下的波尼是副什么样子（她小的时候，她爸爸的一个朋友画给她看）：只有一顶毛茸茸的两角帽，帽子下面就是一双细腿。

那天晚上，还有之后的好几个星期，我每晚梦到波尼，他就站在教堂外面的石子路上。突然，他从中间裂成两半，里面长满了黑漆漆的长牙，还有一团又一团又黑又蓝的毛，一口把我吞下去。尖叫声中，我惊醒过来。

每逢周五，姑婆露丝就带上我去那家小教堂，为周日的礼拜做

好准备。她擦亮铜牌，打扫合唱台，更换祭台前的帷幕，再在祭坛上摆上新鲜的花。她忙的时候，我就爬上讲坛，要么就同莎士比亚先生神聊。

莎士比亚先生的塑像立于高坛的北面，仿佛正低头斜眼看着我。他头上没有头发，两撇大胡子向上翘着，左手停在一卷纸上，右手中拿着一只鹅毛笔。

我自命为莎士比亚墓的导游和保护人，每导游一趟收费三便士。我一生中最先背下的四句诗就是刻在他墓碑上的铭文：

朋友，看在老天的面子上，请住手
别再挖封堵着这座坟墓的泥土
高抬贵手，您将有好报
动我的骸骨，等着你的将是诅咒

多年以后，我去匈牙利学习游牧民族考古，有幸目睹了一位匈奴“公主”墓葬的挖掘。墓葬里，那位姑娘面朝上躺在黑色的泥土之上，骨头一触即碎，上面覆盖着金箔，流瀑般金光灿烂。她的胸口放着一只金雕的骸骨，双翼向两边舒展开。

一位挖掘工作者叫来几个当时正在附近打干草的农妇，那几个农妇丢下手中的耙，围到墓穴的四周，颤抖的双臂交叉放到胸前，仿佛在说：“饶了她吧！让她和自己的爱人清静会儿吧！别去打搅她的亡灵吧！”

“等着你的将是诅咒”，我仿佛听到冥冥中莎士比亚先生的声

音。那一刻，我第一次开始怀疑考古本身是否也是门遭到诅咒的学问。

每当风和日丽之时，姑婆露丝和我，还有姑婆那条总是急不可待地想挣脱主人手中缰绳的小猎犬安伯尔，一起出去散步。据姑婆说，莎翁当年就最喜欢沿着这条路散步。我们从学院街出发，路过谷仓，接着路过磨房，再接着走过一座架在艾文河上的小石桥，沿小道一直走到维尔·布雷克。

维尔·布雷克是一片栗树林，长在一片一直递延到河边的缓坡上。春天，河岸开满樱草花和风铃草；到了夏季，那儿就横七竖八长满了荨麻、黑莓和黄花，浑浊上涨的河水拍打着岸边。

姑婆信誓旦旦地说，这里就是莎士比亚先生向一位年轻女士求爱的地方，就是在这儿的河岸上，当时空气中还飘荡着百里香的芬芳。不过，她从来没有向我解释什么叫“求爱”，此外无论我如何细细搜寻，也没能在河岸上找到百里香或报春花，倒是找到了几株紫罗兰在风中点着头。

许久以后，我读了莎翁的剧作，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求爱”，可我的感觉是维尔·布雷克河太浑浊了，并不适合泰雅和波特姆，不过对于奥菲利亚那纵身一跃倒是再合适不过了。

河边草地干燥的日子里，姑婆露丝喜欢坐在草地上高声朗读莎翁的作品，而我则坐在岸边，两腿伸到河面上，摇来晃去，听着姑婆的朗诵：“如果音乐是爱情的食粮……”，“仁慈之心永无止境……”，“五呎水下躺着汝父”。

“五呎水下……”那句让我担惊受怕，因为当时自己的父亲还

在海上服役。还有一个梦是我当时经常梦到的：父亲的军舰沉了，我长出鳃和鱼尾，向海底游去，去和已躺在那里的父亲汇合。我看到闪亮的珍珠，那曾是他明亮的蓝眼睛。

如此的日子过了一两年，姑婆露丝也想让莎士比亚先生休息会儿了，于是带上一本专门为旅行者编选的诗集，诗集的名字叫《开放的道路》。那是本有着绿色硬脊的大块头，封面上印着烫金的燕子。

我喜欢燕子。春天，它们到来之时，我知道自己的肺很快就能摆脱绿色黏液的困扰了；秋天，它们栖坐在电线上啾啾絮语，而我用桉油喷雾器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打开诗集的封面，扉页上印着黑白画，风格接近于奥伯利·比亚兹莱^①，画中一条阳光灿烂的小道弯弯曲曲，穿过松林。姑婆和我一起读诗集里的诗，一首接一首。

我俩仿佛乘风而起，去到茵梦湖，一起去探看深不可测的大岩洞，像浮云一样寂寥地飘过大地。我俩遍尝夏季的果实，为利西达斯^②而伤心落泪，一起站立在异国他乡的玉米地里，眼里饱含热泪，聆听着惠特曼凝重迟缓的音乐。

一天，姑婆露丝告诉我，我们这个家族的姓氏原本是“切特温德”，在古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它的意思是“蜿蜒的道路”。打那以后，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生了根：诗歌，我的姓氏，还有道路，三者间

① 19 世纪末英国插图画家。——译者注

② 英国诗人弥尔顿一首同名悼亡诗中的人物。——译者注